

成果報告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期中進度報告

危險因子、保護因子與少年內化及外化問題之相關性探究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1-2412-H-002-007-SSS

執行期間： 91 年 8 月 1 日至 92 年 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陳毓文副教授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洪維美助理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中文摘要

國內有關少年問題之研究多著重於單一外化性偏差行為，且以探究影響這些行為產生的相關危險因素為論述重點，卻忽略少年發展與環境因素所帶來的壓力與因之而生的內化問題，以及可能緩衝危險因子對問題影響之保護因子的本質。雖然國內實務工作界已經開始談論「優勢觀點」對解決案主問題的重要性，但學術界的相關研究則付之闕如。因此，本研究希望能突破過去研究的限制，而提出以下三項研究目的：1) 檢視國內少年外化與內化問題的現況與共存性。2) 檢視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之互動本質對少年內化及外化問題之解釋力。3) 比較這些因素對少年內化及外化問題影響之異同。綜合國外近幾年相關的文獻結果與理論架構，本研究在此應用 Fitzpatrick (1997) 所提出之「緩衝架構」來檢視危險因子、保護因子與少年內外化問題行為之相關性本質，並採用量化的研究方法來驗證此架構是否成立。本研究的研究母體為台灣地區國中與高職的在學少年，在抽樣方法上，採部分多階段叢集隨機抽樣的方式，共取得樣本數為 2,406 名，平均年齡為 15.2 歲。本研究結果顯示：少年外化與內化問題的確具有共存的特性，而且部分保護因子對於部分危險因子的確具有緩衝的作用，本研究最後根據以上發現提出一些相關建議。

關鍵字：少年、內化與化外問題行為、危險因子、保護因子

Abstract

Studies in Taiwan about youth tend to focus on specific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 and on risk factor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problem behavior. In comparison, studies about in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 as well as protective factors that can help modify the impact of risk are much fewer. Though in Taiwan, the strength perspective has obtained some attention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related research has not been done yet. In order to fill the gap, this study intends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three aims: 1) to examine the extent and comorbidity of adolescents'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 in Taiwan. 2)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protective and risk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blem behaviors in adolescence. 3)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s.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this study attempts to test a "buffering model", which was proposed by Fitzpatrick in 1997. According to this model, protective factors can moderate the effect of exposure to risk factors, resulting in reduced incidence of problem behaviors. Quantitative data were collected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s administered in the group setting. Using the 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a total of 2,406 adolescents with a mean age of 15.2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dolescents'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 do correlate significantly, and some protective factors have moderating effects on some those problems. The study concludes with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Keywords: adolescents,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risk factors, protective factors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國內有關少年議題的研究一向比較關注外化性的 (externalizing) 偏差行為，並以探究影響這些行為產生的相關危險因素 (risk factors) 為論述重點。然而，伴隨著少年發展的特性與社會環境改變的影響，現今少年問題已不僅侷限於外化的偏差行為，舉凡自殺、自殘、憂鬱等危害少年身心健康的內化(internalizing)症狀均與日遽增，如：在民國八十九年，全國 19 歲以下因自殺而身亡的人數約佔所有自殺身亡人數的 6.64% (行政院衛生署，2001)；若和前一年 (民國八十八年) 相比，全國 19 歲以下因自殺而身亡的人數則約佔當時全國所有自殺身亡人數的 2.99%，由此可見其增加趨勢。若我們更進一步檢視這些問題行為的本質時，更可以發現：少年的許多偏差行為乃具有共存的特性，這些問題行為多半不會單獨存在，如國內外都有研究發現：少年的憂鬱情緒與偏差或違法行為是有關的 (如：Jonson-Reid, 2001; Coster, 2001; 高美英、吳齊殷、呂碧鴻, 1998; 陳杏容, 2001)。由於主流社會傾向於關注少年的外化性偏差行為，因此可以想見：當外化偏差行為與憂鬱情緒同時發生在一少年身上時，大家很容易先關注到這些偏差行為，而忽略少年心理層面的需求。事實上，憂鬱或偏差均是個體在因應生活壓力的一種行為展現，雖然我們視其為失功能的調適行為，但對這些少年而言，卻具有一些功能性的作用，我們實應等看待之，並試圖協助少年發展功能性的因應調適行為。

目前國內學術界除了上述的研究重心之外，另一個特色便是致力於檢視或驗證危險因子對這些偏差行為的影響，企圖藉由此驗證結果來提出有效的處遇或解決之道。而如此探究危險因子的思考模式與社會工作實務界的傳統論述亦不謀而合，因為傳統社會工作界也多採「問題」取向 (a problem-focused approach) 或疾病模式 (a disease model approach) 來面對所服務的對象，冀望能瞭解導致人類或社會問題產生的因素，以致力於改變這些「因」，並冀求問題的改善或解決 (Saleebey, 1997)。

不過國外學術界在最近這幾十年，開始從以「危險因子」或「問題」為取向的思考模式，慢慢增加了「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s) 的概念。「保護因子」概念的產生和「預防」(prevention) 觀點有很密切的關係 (Coie et al., 1993)，在醫療與公共衛生的領域裡，「預防重於治療」是人人普遍認同的觀念，但此觀念一直到 1960 年代才被研究心理發展、犯罪學、精神醫療及教育等領域的學者廣泛引用，Coie 等人 (1993) 稱此取向的研究領域為「預防科學」(prevention science)。「預防科學」的主要目標在研究預防或降低人類各種失功能的狀況，故除了要瞭解導致失功能的原因 (即危險因子) 之外，對能增進人們抵禦危險因子負面影響之保護因子的瞭解也很重要。

如此看待失功能狀態觀點的轉變也見於社會工作實務界，如近年來推展的「優勢觀點」(strengths perspective) 便是一種跳脫疾病或問題取向的思考模式。「優勢觀點」的論述一提出後，很快地便得到實務工作者的認同，因為協助案主發展自己的潛力或能力一直是社會工作實務上所秉持的基本精神；更重要的是，有許多實例顯示：即使身於惡劣環境中的人亦得以成長，而經歷問題的案主卻未必均來自被剝削的環境中。除了實務界對此觀點的認同外，社會工作學術界也開始有較多的研究論述致力於界定保護因子，並試圖檢視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如何交互影響案主問題的本質，如美國社會工作專業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所出版的「社會工作研究」期刊(Social Work Research),便在1999年(第23卷)的第三期以探討危險因子、保護因子及復原力(resilience)等概念為主題,進行一系列的討論。

根據以上的研究背景與議題之重要性,本研究遂提出下列主要研究目的:

- 1) 檢視國內少年外化與內化問題的現況與共存性。
- 2) 檢視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之互動本質對少年內化及外化問題之解釋力。
- 3) 比較這些因素對少年內化及外化問題影響之異同。

貳、相關文獻整理

此部分的文獻內容乃依據以上研究目的中所提到的主要概念進行討論,以鋪陳本研究之論述主軸。

一、內化與外化問題行為

(一) 一般定義與範疇

有關內化與外化問題行為的定義與論述在發展心理學界討論已久,其中最具代表的理論家應屬 Thomas Achenbach。Achenbach 在 1970 及 80 年代出版了相當多的著作在討論及區分兒童與少年的問題行為。早期對此兩種異常行為的界定往往建基於實務工作者整合臨床案例後的粗略區隔,爾後學術界藉由大量實證資料的蒐集與驗證,發現這兩類問題行為的確有所不同,雖然部分行為的共存特性是很明顯的,如憂鬱情緒與攻擊行為就常常共同出現在孩子身上(Cicchetti & Toth, 1988; Rudolph & Clark, 2001)。自此,發展心理學界開始進行相當多的研究以界定這兩類型行為問題的內涵及模式,並發現這些問題行為和年齡、性別與家庭互動模式均有相當的關連性(Achenbach & Edelbrock, 1978; Robins, 1979)。由於此兩類問題有很高的共存性,且均嚴重影響兒童少年身心健康與發展,故我們需要瞭解這些問題,以提出適當的預防或處遇之道。

在界定兒童的外化與內化問題時,一般發現:攻擊行為(aggression)、過動(hyperactivity)、以及不順從(noncompliance)為最常見的外化問題;而退縮(withdrawal)、憂慮(depression)和焦慮(anxiety)則是較常見的內化問題(Campbell, 1995)。不論是內化或外化的問題,對孩童正常友伴關係往往形成很大的阻礙,使其無法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經驗,其中外化的問題往往會一直持續至青少年期,而衍伸出更嚴重的虞犯或犯罪行為(Cicchetti & Toth, 1988)。到了青少年期,孩童時期的攻擊行為往往便發展成暴力行為,而不順從性越強的孩子則成了「虞犯」(有犯罪之虞)的高危險群(如:抽煙、飲酒、性行為等「身份犯罪」(status offenses)的行為)。在內化問題方面,憂慮與焦慮是則最常見於青少年期的心理問題(Achenbach, 1982; Barber, Olsen, & Shagle, 1994)。

(二) 本研究對內化與外化問題之定義

雖然在所有的少年外化問題中,犯罪行為是最為人所關注的部分,而目前國內學術界以少年為主體的研究中,也以犯罪議題為最大宗,但由以上的一般定義可以發現:並非所有的外化性問題均構成犯罪的事實,因為有些行為如果發生在成年人身上是可以被接受的(如:抽煙、飲酒、性行為等),但對少年而言,則至少構成「虞犯」(有犯罪之虞)行為

或偏差行為。換言之，這些行為之所以具有「偏差」的本質，乃是因為發生該行為之當事人的年齡所致。若根據內政部「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台灣地區少年身心狀況調查」結果也可以發現（內政部統計處，1999），在受訪者（一般在學生）偏差行為的類型中，以「吸食菸酒或檳榔」的比例最高，其次為「觀看色情刊物、光碟與網站」，再其次則為「逃學」。由此可見，一般常見的少年偏差行為的確以「身份犯罪」居多，若我們只將焦點放在犯罪行為，則往往錯失預防的時機，也降低處遇的成效。又由於本研究將以在學生為研究母體與抽樣對象，因此在界定外化問題時，乃指不構成犯罪之偏差行為，即不包含種種已牽涉到刑事部分的犯罪問題。

至於內化問題則是指文獻中常見於少年時期之憂鬱與焦慮情緒為討論的範疇。國內有一些相關調查發現：相較於其他時期，憂鬱這種情緒狀態更容易發生在少年時期，如胡幼慧（1990）的研究就指出：青少年的憂鬱症狀高於中年人。由於憂鬱症的指稱必須符合精神醫療的診斷標準，故我們無法從這些資料確知我國少年罹患憂鬱症的實際狀況，但這些資料卻透露出我國少年一些傾向於負面的情緒反應。再加上已有研究發現：少年的憂鬱情緒與偏差行為有關連性（高美英、吳齊殷、呂碧鴻，1998），而一般大眾往往傾向於關注偏差行為，所以當偏差行為與憂鬱情緒同時發生在一少年身上時，大家極有可能只關注其外顯的偏差行為，而忽略其心理層面的需求。除了憂鬱之外，焦慮也是另一項常見於少年時期的心理困擾問題（何文慶，2001；陳淑惠，1999），且其與憂鬱之共存現象亦很明顯（曾美智、李宇宙、李明濱，1999），然而國內研究對少年焦慮情況之瞭解則比憂鬱情緒更有限，因此，本研究所討論之內化問題也將包括焦慮情緒。

二、危險因子 (risk factors)

一) 定義與概念範疇

一般人對危險因子的概念並不陌生，而社會工作、公共衛生、教育、犯罪等處理與研究個人或社會問題的專業對此概念的引用更是廣泛，因為這個概念讓我們很容易便聯想到任何會導致個人、家庭、學校、社區等經歷負面後果的因素。根據 Fraser et al. (1999)，「危險因子」(risk factors) 是公共衛生界很關心的一個核心概念，乃是指各種會導致疾病或異常的因素 (causes or correlates)，例如：影響中風的危險因子並不只有個人的生理因素（如：高血壓），還包括：發生特定的事件或情境因素（如：家中有人過世）。此概念亦具有機率 (probability) 的意涵，即並非每個經歷同等經驗的人都會發生一樣的異常結果，我們只能說，這些危險因子提高了問題或異常產生的可能性 (Coie et al., 1993)。此外，危險因子也非單一、恆定的概念，因為不同的異常情況與問題會有不同的危險因子；因此，若要有效預防或避免某異常狀況的產生，清楚界定與其相關的危險因子便有其必要性。

二) 危險因子與問題行為

若綜觀目前研究結果與少年問題行為有關的危險因子，我們可以發現：有一些個人、家庭或環境因素對各種問題行為的產生都有影響，故遂有學者 (Fraser et al., 1999) 稱此類危險因子為「非特定的危險因子」(nonspecific risk factors)，如：嚴重的家庭衝突、暴力虐待、父母管教不當、學業挫敗、被同儕排斥、貧窮等都屬於這類的危險因子 (Coie et al., 1993; Kirby & Fraser, 1997)。有一項針對一千五百位一年級、四年級及七年級男

學生的縱貫研究 (Loeber et al., 1998) 就發現：低學業成就、父母監督不當、家人溝通不良等和受訪學生的藥物濫用、違法行為、攻擊行為、憂鬱以及退縮行為等均有相關性，且通常當這些非特定的危險因子越多時，個人產生問題行為的可能性就越高 (Sameroff et al., 1999; 1987)。

相對於非特定的危險因子，另有一類的危險因子為「特定的」(specific risk factors, Fraser et al., 1999)，即指有些危險因子很明顯地只與某些問題行為具有高度的相關性，而對於其他問題行為則沒有影響，如：未正確使用保險套對懷孕或感染性病而言是一個危險因子，但對於中輟行為則不然 (Rounds, 1997)。有學者 (Rutter, 2000) 在更進一步檢視特定與非特定危險因子對問題行為的影響時發現：當個人環境中所存在的非特定危險因子越多的時候，其對問題行為的影響比特定危險因子還大，因為這些非特定因子往往具有累加效果 (cumulative effects)，所以當非特定危險因子的數量 (種類)、影響時間及嚴重性均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個人產生問題行為的可能性勢必提高很多。由於影響問題行為產生的危險因子既包括特定、也包括非特定類型，因此我們在檢視其對問題行為的影響時便必須兩者兼備。

除了需注意危險因子的類型之外，有些危險因子與年齡和性別也有很密切的關係，如先前提到之 Loeber et al. (1998) 的研究就發現：嚴重體罰對兒童攻擊行為的影響會因年齡而有所不同，當體罰發生在七年級學生身上時，其對學生產生攻擊行為的影響比對一年級及四年級的學生還大。另也有研究發現：同儕的接納與否對小學生已經有一些影響，但到了中學階段，其影響則明顯增強，且開始與父母對其之影響相抗衡 (Williams, Ayers, & Arthur, 1997)。至於性別方面，國內外均有相當多的研究發現，女性和男性在問題行為的表現上有明顯的差異，如男性的外化偏差行為多於女性 (如：Kann & Hanna, 2000；許春金、周文勇、蔡田木, 1996)，而女性有憂鬱情緒的比例則高於男性 (如：Sachs-Ericsson & Ciarlo, 2000；高美英、吳齊殷、呂碧鴻, 1998；陳杏容, 2001)。由此可見，在檢視危險因子對少年問題行為的影響時也必須考量性別上可能產生的差異。

三) 本研究之危險因子

由於本研究所關注的問題包含幾種內化與外化的問題行為，因此，對危險因子的定義乃著重於非特定的危險因子。在綜合國外相關文獻結果後發現，最常發現共同與少年內外化問題相關性強的危險因子可分成三類：個人方面、家庭方面，以及學校 (同儕方面)。在個人方面，除了性別與年齡外，以低自尊為最顯著之危險因子 (Dekovic, 1999)；在家庭方面，家庭衝突與家庭經濟壓力則為影響最著之家庭方面的危險因子 (Formoso, Gonzales, & Aiken, 2000)；在學校 (同儕) 方面，與有偏差行為之同儕互動則為主要的危險因子 (Pollard, Hawkins, & Arthur, 1999; Steinhausen & Metzke, 2001)。因此，本研究所指的危險因子，便將含括以上這三個面向中的主要概念，雖然性別與年齡均與內外化問題有相關性，但因其乃個人基本背景資料，故在本研究將這兩者以控制變項處理之。

三、保護因子 (protective factors)

一) 定義與概念範疇

如同危險因子一般，保護因子對於行為的結果也有相當的影響力，而其影響則在於緩衝危險因子的負面效果，使個人有能力抵抗危險因子的影響 (Rutter, 1987; Coie et al.,

1993)。然而在概念上，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並非一體兩面，其乃是一個獨立的概念(Newcomb & Felix-Ortiz, 1992)；舉例而言，若欠缺家庭支持是一個危險因子，我們不能說具有家庭支持就是其保護因子，因為保護因子的重要性在於緩衝危險因子與問題行為之間的關連性，使得危險因子對問題行為的影響得以降低(Fraser et al., 1999)。由此可見，保護因子扮演了很重要的緩衝(buffering)角色，當有危險因子存在的時候，保護因子的效果及重要性才得以凸顯出來。因此，有學者(Burt, Resnick, & Novick, 1998)認為：保護因子的確認對發展有效服務方案是很重要的，因為在無法移除或改變危險因子的情況下，此類服務方案就可以藉由強化保護因子，以降低危險因子的負面影響。

雖然國外近幾年來有較多的文獻開始討論保護因子的意義與重要性，但相較於大家對危險因子的認識，對保護因子範疇的瞭解則仍待加強。其中的經典之作該算是美國發展心理學家Werner及其研究團隊所得到的成果，該團隊自1954年開始，針對美國夏威夷西北部的一個小島(Kauai)上1955年出生的嬰兒，開始為期24年的長程追蹤研究，以瞭解這些受訪者在兒童期、少年期與青年期的身心健康及反社會化行為的狀況。當時該島的島民多是東南亞與歐洲的後裔，他們的祖先來此種植蔗糖與鳳梨，之後便落葉生根，在此長住。許多島民屬於勞工階級，經濟狀況多半不好，所以，此研究團隊想瞭解：在經濟條件不佳的生活環境下，這些孩子的成長與發展歷程為何？又他們的因應策略是什麼？累積如此長時間的研究結果，Werner及其同事認為：能夠讓這些孩子在劣勢中成長，乃是因為其生活中存在著一些保護因子，若再進一步分析這些保護因子的類屬後，可以發現有五大類(Werner & Smith, 1992; 1998)：一為個人的人格特質(如：易相處與從容不迫)；二為個人技能與價值觀(如：負責任、樂觀進取)；三和家庭支持與結構有關，而父母教養的方式對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的提昇則更是關鍵；四是指社會網絡中其他成年人的影響(如：學校老師、家族裡其他的親戚)；五則是社會結構所給予的機會(如：社區大學的設立、職業訓練的提供)。除了Werner的研究發現，近期也有一些相關的文獻(如：Howard, 1996; Grant et al., 2000; Formoso, Gonzales, & Aiken, 2000; Stewart, Reid, & Mangham, 1998)認為保護因子約可分為：個人層面(如：人格特質)、家庭層面(如：家人支持與接納)，以及其他環境因素(如：同儕支持)。

二) 保護因子與復原力(resilience)

在釐清了保護因子的定義與概念範疇後，在此要特別討論另一個常常和保護因子相提並論的概念：復原力(resilience)。此概念的定義又可細分成三個面向：1) 個人在外在強大的壓力下為保持或恢復內在與外在平衡所做的努力；2) 個人在面對重大創傷後恢復正常的能力；以及 3) 個人藉以平衡壓力與危機和因應與能力間的關係所出現之保護因子或過程(Masten, Best, & Garmezy, 1990)。國內天主教善牧基金會亦將「復原力」翻譯成「韌性」，乃是指「一種特別的能力，使人在面對困難的情況時能有良好的表現，韌性實際上指的是兩種能力：抗拒的能力及積極建設的能力。」(善牧基金會，1997，p. 29)。

由於復原力亦強調個人在面對負面環境壓力時，得以突破環境的限制，而不至於發生問題，甚或發展出成功的結果，因此有些研究會將此兩個概念相提並論。不過Werner & Smith (1992)卻認為：保護因子和復原力並不完全一樣，相較於復原力，保護因子的定義範疇比較特定，且更能發揮緩衝的作用(moderating effect)；此外，當研究者同時考量

危險因子的時候，保護因子對問題行為影響的解釋比復原力概念更有意義(Werner & Smith, 1992)。由於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是同時檢測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對少年問題行為的影響本質，故將不特別討論復原力的概念，而本研究所指之保護因子亦不等同於復原力。

三) 保護因子與問題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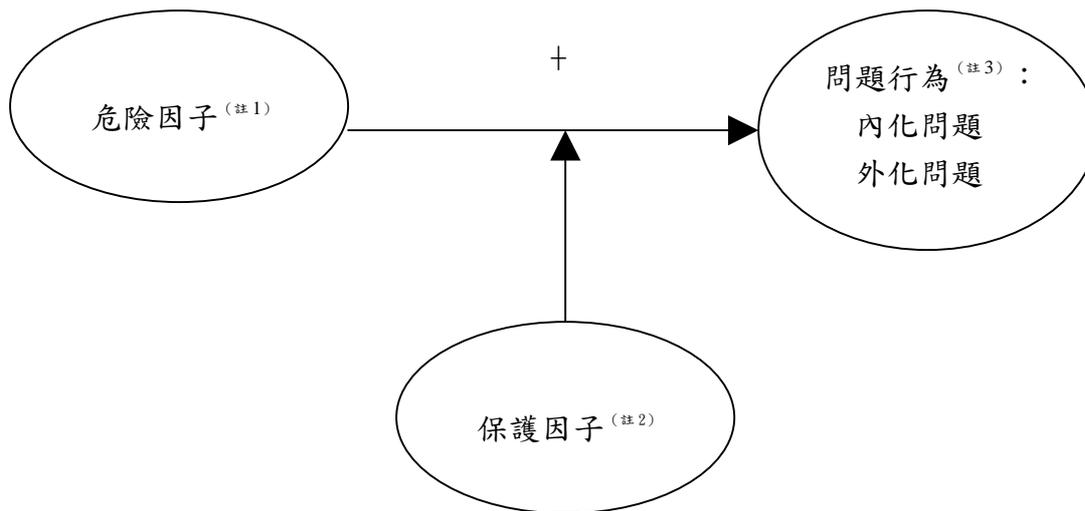
雖然有學者認為保護因子對問題行為的影響乃是直接的，即其並非緩衝危險因子對問題產生的影響，而是直接降低問題產生的機率；若以統計上的語詞來看，保護因子乃為影響問題行為的主要作用 (main effect)，而非交互作用 (Wolin & Wolin, 1995)。然而絕大多數的實證研究結果卻指出：保護因子所造成的緩衝作用往往更勝於直接作用 (Fitzpatrick, 1997; Pollard, Hawkins, & Arthur, 1999; Rutter et al., 1997)，而且這些保護因子往往需要發揮比危險因子更大的影響力方能降低問題行為產生的機率。美國心理發展學家 Jessor 曾發展出七個測量保護因子的量表，並於加總後檢視其對少年問題行為的影響，結果發現：保護因子和危險因子一樣，也有累加的作用，當保護因子越多的時候，其緩衝的作用就越大 (Jessor et al., 1997)。此外，Jessor 教授曾於去年(2001年)十二月到台灣發表他近期有關危險及保護因子對中國北京少年問題行為之研究成果(該計畫始於 2000 年、止於 2003 年)，根據他在會議上所發表的初步研究結果可知：保護因子在這群東方學生身上，也產生如美國研究的類似結果。

四) 本研究之保護因子

國外相關文獻在討論保護因子的時候，往往因著互異的研究目的，而在界定範疇上有些差異。因此本研究在界定所指的保護因子時，乃考量兩個要素：一為本研究欲瞭解之問題行為，另一則為較多研究發現有顯著影響之保護因子。在綜合相關文獻資料之後發現，與內化及外化行為較有關的保護因子可分成三大類：一為個人方面，主要為解決問題的能力，二為家庭方面，特別是：家人的接納與支持 (Formoso, Gonzales, & Aiken, 2000)，三為學校及其他社區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同儕的接納 (Dekovic, 1999) 與其他家外成年人的支持 (Bender & Losel, 1997)。而本研究所指之保護因子遂將包含以上這些因素。

四、理論架構

綜合以上的研究論述與近幾年國外相關研究發現，本研究在此將應用 Fitzpatrick (1997) 所提出之「緩衝架構模式」(a buffering model, 見圖一) 來檢視危險因子、保護因子與少年問題行為之相關性。由於多數研究直接假設保護因子具有緩衝的作用，而 Fitzpatrick 的研究則更仔細地比較危險因子、保護因子對美國少年攻擊行為的影響，藉由檢測兩個不同的理論模式 (中介模式與緩衝模式) 來澄清這兩類因子影響的本質，故本研究遂以其驗證而得到支持的理論模式為基礎，以進行本土資料的驗證。



圖一：危險因子、保護因子與少年問題行為（以年齡及性別為控制變項）

根據以上的理論架構，保護因子在此被視為緩衝或干涉變項（moderating variables），可以降低危險因子對少年問題行為之負面影響。

註 1：危險因子包括：低自尊、家庭衝突、家庭經濟壓力，與有偏差行為之同儕互動頻率。

註 2：保護因子包括：解決問題的能力、家人支持、同儕支持，及其他家外成年人的支持。

註 3：內化問題：憂鬱情緒與焦慮。

外化問題：非犯罪之偏差行為，如：抽煙、性行為逃家、逃學、打架等。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抽樣原則

本研究母體為台灣地區 13-18 歲在學的青少年。在抽樣方面，採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先依照資源條件、都市化發展程度，將台灣地區分成北、中、南、東四大區域，再按照學校性質分為國中組與高職組，若是抽到綜合高中，便僅針對職業科學生為主要對象。本研究之抽樣架構為教育部公布的最新各級學校名錄(91 年)，以隨機抽樣的方式從各區、各學校性質中抽出受訪學校。在經過第一階段的抽樣後，發現都會型的學校比例較低，因此決定分別加抽幾所北、中、南區的學校，其中北區加抽比例最多。

在選定受訪學校後，研究員便逐一與這些學校聯絡，以取得校方同意。過程中，有七所學校拒絕參與，在面臨學校拒絕學生參與時，本研究的處理方式是再以隨機方式加抽同一地區同一性質的學校。總計受訪學校所位於的城市包括：台北縣市、宜蘭縣、桃園縣、苗栗縣、台中縣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以及台東縣。各性質的學校總數為：國中十三所，高職十二所。

二、樣本背景資料

根據以上的抽樣原則，本研究共發出 2,412 份問卷，其中有五份問卷因為回答模式全部一致、並無變異而當成無效問卷；另有一份問卷為兒童之家院童，而因為本研究內容涉及一般家庭互動狀況，其身份過於特殊而不適合放在本研究中，因此視為廢卷，結果共得到有效樣本數為 2,406 份。其中男性比女性略多，分別為 1,181 人 (49.1%) 及 1,073 人 (44.6%)，另有 152 人 (6.3%) 未表示其性別為何。本研究樣本之平均年齡為 15.2 歲(標

準差 1.84)。表 3-1 則為受訪者依學校性質和年級的分布。

表 3-1：各性質學校及各年級參與研究之學生人數 (n=2406)

學校性質	一年級 (%)	二年級 (%)	三年級 (%)	共計人數 (%)
國中	436 (18.1)	410 (17.0)	357 (14.8)	1203 (50.0)
高職	428 (17.8)	423 (17.6)	352 (14.6)	1203 (50.0)

就受訪者的地區分布來看，北區所佔的比例最高，為 31.4%；再來是南區 26.8%；最後是中區 20.0%，少於東區的 22.1%，東區的比例稍高於實際上學生的分布比例(詳見表 3-2)。

表 3-2：受訪者所在地區的次數與百分比 (n=2406)

區域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人數	756	480	638	532
(百分比%)	(31.4)	(20.0)	(26.5)	(22.1)

根據受訪學生所提供的資料，他們大部份來自於雙親家庭 (80.3%)，但是約有 9.7% (n=233) 的青少年表示其父母親已經離婚，2.7% (n=65) 的青少年表示其父母目前非因工作因素而處於分居狀態。另外還有 4.4% (n=107) 的受訪者表示父親和母親其中一方已經過世，只有 1.5% (n=36) 則聲稱其父母親從未結婚。

三、變項與測量工具

本研究結合一些標準化的測量工具 (standardized instruments) 來測量所有的變項，茲將各主要變項的定義、測量方式與其信度、效度分述於下：

(一) 內化問題

本研究之內化問題有二：一為憂鬱情緒，另一為焦慮，由於本研究的目的並非進行疾病診斷，因此在測量工具的選擇上主要考量清楚、簡潔、已翻譯成中文，並具有良好信效度之量表。在憂鬱情緒方面，乃採用林耀勝 (1999) 根據 DSM-IV 有關「心理違常」的診斷標準所編寫而成的「憂鬱情感傾向量表」。林氏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且其內部一致性係數也達到理想的數值 (Cronbach's alpha = 0.85)。該量表共計 15 題，計分型態為四點量表，受試者可針對每個句子所陳述的行為與想法與自己符合的程度來作答 (時間點為最近六個月)，回答「非常不同意」者計為 0 分，「不同意」者為 1 分，「同意」者計為 2 分，「非常同意」者計為 3 分。加總後得分愈高者，表示其憂鬱情緒傾向愈強。本量表內部一致性的表現相當不錯 (Cronbach's alpha = 0.90)。

焦慮情緒則為具有良好效度之 Beck Anxiety Inventory (簡稱 BAI) 之中譯版，該量表共 21 題，為四點計分量表，受試者針對每個題目所陳述的身體症狀，依照症狀所發生頻率與困擾程度來作答 (時間點為最近六個月)，回答「從未 (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症狀)」者計為 0 分，「稍微 (有輕微的症狀，但對我沒有造成太大的困擾)」者計為 1 分，回答「有時 (出現症狀的頻率較高，而且有時候會讓我覺得不舒服)」者計為 2 分，「常常 (症狀很嚴重，對我造成很大的困擾)」者則計為 3 分。加總後得分愈高者，表示其焦慮傾向愈強。在本研究中，本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0.92 (Cronbach's alpha = 0.92)，也顯示了相當好的信度。

(二) 外化問題行為

有關外化問題之測量相當多，在整合相關文獻後發現由 Achenbach (Le Prohn, et al., 2001) 所發展的 (簡稱 CBCL)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且廣被使用，國內也有不少人翻譯和使用此量表 (見：黃惠玲, 1993; 薛惠琪, 1994; 王明傳, 2001; 劉奕蘭, 2002)，因此本研究乃翻譯該量表中之偏差與攻擊行為作為測量外化問題行為的依據。該量表主要詢問受訪者是否有過一些如：打架、抽煙、逃家等偏差行為，整個量表共有 32 題，在計分型態上採三點計分量表，圈選「不符合」者為 0 分，「差不多符合」者為 1 分，「非常符合」者為 2 分，加總後分數愈高者代表該受訪者的問題行為愈多，其信度在本研究中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 (Cronbach's alpha = 0.89)。

(三) 危險因子

1) 低自尊心：採用目前最被廣泛使用的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Rosenberg, 1979)，此量表由 10 個題目組成，為四點計分量表，讓受訪者自陳對每項敘述的同意程度，回答「非常不同意」者計為 0 分，「不同意」者為 1 分，「同意」者為 2 分，「非常同意」者為 3 分，原始量表的第 2、5、6、8、9 題為反向計分題，然因本研究將此概念建構為危險因子，因此改將第 1、3、4、7、10 處理為反向計分，各題加總後得分愈高者，表示其自尊心愈低。此量表在國外經廣泛測量，被認為是具有信度與效度的。而國內過去研究使用本量表的經驗發現 (王智璿, 1999)，第 8 題的表現和其他各題在校度與信度上的表現均較不理想，而本研究也發現類似的現象，第 8 題與其他題項呈現出負相關性，而在未刪除該題之前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0.74，在刪除之後則達到了 0.81，和其他研究結果一致，因此本研究也於刪除第 8 題後再進行加總。

2) 家庭衝突

此概念的測量乃採用 Black & Pedro-Carroll 所發展的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簡稱 ICS) (Touliatos, et al., 1989)，目的是檢測青少年在過去 (成長過程中) 與現在 (最近半年) 所感覺到父母衝突的情形。本量表共十題，其中四題與父母間公開的衝突之頻率及強烈程度有關，兩題則針對父母間未解決的敵意作測量，另外的四題則是分別評估父母間的互助情況、競爭、批評以及發生口角的頻率。計分方式採用五點計分量表，圈選「從來沒有」者得 0 分，「很少」者得 1 分，「有時」者得 2 分，「常常」者得 3 分，「總是」者得 4 分，其中反向計分題為第 4 題，加總後得分愈高者表示家庭衝突情形愈嚴重。此量表在國外施測的內部一致性係數，若依題目分為現在和過去兩面向，則為 0.82 與 0.93 (Cronbach's alpha = 0.82 & 0.93)，是個信度很好的量表。在本研究中，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也高達 0.87 (Cronbach's alpha = 0.87)。

3) 家庭經濟壓力

此概念採用 Hilton & Devall 所設計的 Family Economic Strain Scale (簡稱 FESS) (Touliatos, et al., 1989) 來測量家庭中所面臨到的經濟壓力，由於原量表的測量對象為父母親，有些題目並不適合青少年回答，因此在翻譯過程中，研究人員也進一步將不適合的題目保留原義，但修改成適合青少年回答的題目。此量表共有十三題，其中前十二題是詢問因經濟壓力所帶來的困擾，計分型態為五分計點，從「從未如此」到「總是如此」分別代表 0 分到 4 分；最後一題則詢問青少年對家庭收入的主觀印象，圈選「遠低於平均

收入」者為1分，「低於平均收入」者為2分，「和平均收入差不多」者為3分，圈選「高於平均收入」者為4分，「遠高於平均收入」者為5分，此題為反向計分題，因此圈選「遠低於平均收入」者為5分，以此類推。加總十三題後，得分愈高表示少年所感受到的家庭經濟壓力愈大。此量表在本研究和國外的研究一樣獲得理想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 = 0.86$ ）。

4) 與有偏差行為之同儕互動程度

此概念乃採用 Dekovic (1999) 研究中所發展的問題，旨在詢問：就受訪者所知，他所熟識的朋友中，有多少曾有過偏差行為，這些偏差行為類型則參考楊瑞珠 (1999) 與黃成榮 (1999) 之青少年的生活及行為習慣問卷。本量表共有十八題，計分方式為五分計點，圈選「沒有」者得0分，「一至二人」者為1分，「三至五人」者為2分，「六至十人」者為3分，「十一人以上」者4分，最後以加總得分來顯示與有偏差行為同儕互動之程度，得分越高者代表其與偏差同儕互動的情況越多。

(四) 保護因子

1) 解決問題能力

此概念乃與測量受訪少年在面臨一般生活中的問題時，採取功能性解決問題能力的程度，在此採用俞筱鈞 (1985) 所設計之「社會技巧問卷」中有關少年一般問題的解決能力作測量，量表原有31題，內部一致性係數為0.92，在本研究中因主要是檢測「一般性」的問題解決能力，因此刪除原本量表中有關學校表現及跟大人互動有關的6題，最後共計25題。計分方式為三點計分，回答「從未如此」者得0分，「有時如此」者得1分，「常常如此」者得2分，加總後得分愈高者表示其問題解決能力愈好，此量表在本研究中有相當好的信度表現（Cronbach's $\alpha = 0.90$ ）。

2) 家人的接納與支持

此概念的測量乃採用 Bowen & Richman 所設計的 Parenting Support 量表（簡稱 PS）（Touliatos, et al., 1989），該量表共有20題，主要了解受訪者家人對他們的接納與支持情況，計分方式為五點計分量表，回答「從未如此」、「很少如此」、「有時如此」、「常常如此」、「總是如此」分別獲得0分到4分，加總後得分愈高者表示家人的整體的支持程度愈高，此量表獲得內部一致性係數為0.96（Cronbach's $\alpha = 0.96$ ）。

3) 同儕的支持

此概念在詢問受訪者自覺從同儕處所獲得的支持程度為何，測量上乃運用林亮岑 (2001) 研究中人際關係量表中有關「同儕關係」的12題（原分量表有13題，此處已刪除因素負荷量較低的一題），各題的計分方式採四點計分法，選擇「非常不符合」者為0分，「不符合」者為1分，「符合」者為2分，「非常符合」者為3分，反向計分題為第2、3、4、5、6、11、12題，加總後分數愈高者表示同儕支持的程度愈高（Cronbach's $\alpha = 0.87$ ）。

4) 家外成年人的支持

此概念是想了解，除了家人，受訪者所能得到的其他的社會支持程度，這些支持來源以非家中的成年人為主，其中包括：老師、鄰居、其他親戚、以及專業機構裡的工作人員，量表內容係引用自劉宗幸 (1999) 的學生社會支持量表，原量表為26題，但經因素分析、信度分析後保留18題，本研究乃採用刪除後的18題。計分方式為四分計點型態，回答

「非常不符合」得0分，「不符合」得1分，「符合」得2分，「非常符合」得3分，加總後分數愈高者表示獲得的社會支持程度愈高 (Cronbach's alpha = 0.97)。

四、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乃採集體填寫匿名問卷的方式，在民國九十二年三月到五月間進行資料蒐集工作。此方法最大的好處在於顧及受訪的隱私，因問卷中涉及不少個人行為與心理問題，假若以面訪的方式可能會使受訪者對某些題目有所隱瞞，造成研究效度上的問題。此外，若要在短時間之內以面訪方式取得大量資料也有執行上的困難，因此在考量問卷內容敏感性，短時間內取得大量資料，以及學校場域與作息的適切性等因素之後，本研究遂以集體填寫匿名問卷來蒐集資料。

雖然集體填寫問卷的方式有以上的優點，但受訪者的年齡及教育背景畢竟有差異，而集體填寫的方式不免讓研究員無法將題目逐一向青少年說明，故問卷內容在設計上，務求簡短、易懂，才不會造成青少年誤解或不耐，而影響資料品質。因此研究員在設計問卷的過程中，用字遣詞上力求簡單、清楚，並且在正式施測前，與北、中、南、東區的國中學學生共四名分別進行預先施測試 (pilot study)，在整合各方建議後，進行最後修訂。此外，因變項的測量多以加總計分方式處理，故必須是完整的資料才可放入多元迴歸分析的方程式中，而團體施測及匿名性的特質使得許多即使只是漏答一、兩題的受訪者也必須刪除，以致有效樣本數大量減少，此乃此資料蒐集方法的主要限制。

五、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所蒐集到的資料，乃採用 SPSS 8.0 視窗版處理。所有的問卷資料都先經由過錄編碼(coding)，然後一一輸入電腦中。除了對所有變項做描述性的統計分析，如次數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和皮爾遜簡單相關等，本研究最後將採用多元邏輯迴歸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分析，並藉由檢測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間的交互作用 (interaction effect) 來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理論架構。

肆、研究發現

由於本研究採自填式問卷團體施測方式取得資料，因此遺漏數值在所難免。為確保資料品質，本研究以下的分析將僅保留具有完整資料的個案，結果共有 1,549 位受訪者符合條件，以下的分析資料便是依據這 1,549 位學生進行分析。在進行多元模式分析之前，研究者已針對各種迴歸假設與多元共線性問題進行檢測，結果並未發現嚴重違反假設的情況，而各自變項間亦未存在著共線性的問題。以下便先描述各變項的分布狀況，再進行雙變項分析，最後才進一步檢測多元迴歸模式。

一、單變項分析

從表 4-1 可以發現，在依變項方面，憂鬱情緒的最大值為 44，最小值為 0，樣本的平均得分為 17.68 (s=8.86)，焦慮的最大值為 61，最小值為 0，平均得分為 15.66 (s=11.34)，偏差行為方面，最大值為 50，最小值為 0，平均數 11.42 (s=8.25)。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乃一般在學生，然而約有一成的學生在憂鬱情緒各題均回答為同意或非常同意，表示其情緒狀況值得專業注意。而在焦慮方面，則約有 3% 的受訪者表示所有症狀的出現頻率較高，而且有時候會讓受訪者覺得不舒服。至於偏差行為方面，也約有 3% 的受訪者在偏差行

為的表現上較為嚴重。

在各自變項的表現上，則均較呈現出常態分配的狀況，即大部分受訪者的得分皆居於平均數上下一個標準差之間，詳細數值則見於表 4-1。

表 4-1：各變項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憂鬱情緒	17.68	8.86	偏差同儕互動	17.30	12.60
焦慮	15.66	11.34	解決問題能力	32.56	8.01
偏差行為	11.42	8.25	家庭支持	49.43	18.17
自尊心	15.76	4.22	同儕支持	26.45	5.72
家庭衝突	13.16	7.20	社會支持	31.93	14.64
家庭經濟壓力	14.68	9.02			

二、雙變項分析

(一)性別與學校類型比較

由於過去研究顯示男女性在內化與外化問題的表現上不盡相同，因此在進行多元分析之前，本研究在此先檢視這性別與憂鬱、焦慮及外化偏差行為之相關性。在進行 t 檢定後發現，男女性在內化與外化問題方面均呈現出性別差異，少女的憂鬱與焦慮情緒皆比少年嚴重 ($t = 3.92 \& 7.20, p < 0.001$)，而少年則在外顯偏差行為的表現上多於少女 ($t = -2.26, p = 0.02$)，此乃與過去的研究結果一致(詳見表 4-1)。由於本研究對象包含國中與高職類型，在此也針對受訪者的學校類型進行比較分析，由表 4-1 可以發現，國中生與高職生再各項問題的表現上也有差異性，而高職生各項問題的嚴重性均略高於國中生。若根據年齡與各問題的相關係數來看，也可以發現類似的結果，即年齡越大者，其在各項問題的得分就越高(憂鬱情緒： $r = 0.16, p < 0.001$ ；焦慮： $r = 0.07, p < 0.01$ ；外化偏差行為： $r = 0.07, p < 0.01$)。

表 4-2：內化與外化問題之性別與學校屬性比較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誤)		t 值	平均數 (標準誤)		t 值
	男性	女性		國中	高職	
憂鬱情緒	16.80(0.32)	18.56(0.32)	3.92***	16.24(0.35)	18.38(0.28)	6.01***
焦慮	13.63(0.37)	17.71(0.43)	7.20***	15.00(0.43)	16.24(0.39)	2.16*
偏差行為	11.89(0.30)	10.94(0.30)	-2.26*	10.79(0.30)	11.97(0.29)	2.8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二)各變項之相關性分析

過去有相當多的研究發現，少年的內化與外化問題有共存的特性，而本研究亦發現相同的現象，由表 4-3 可以看出，內化的憂鬱情緒及焦慮以及外化偏差行為彼此間之相關係數均達統計上的顯著，並呈現正相關，即有偏差行為的少年其實也為憂鬱或焦慮所苦。而在各自變項的表現方面，除了解決問題能力與焦慮及偏差行為沒有達到顯著相關性外，所

有的危險因子均與內外化問題呈現正相關，即自尊越低、父母衝突越大、所感受到的家庭經濟壓力越大，以及與偏差同儕互動越頻繁的少年，則其憂鬱、焦慮及偏差行為會越嚴重。而在保護因子方面則呈現負相關，顯示獲得越多家庭、同儕與社會支持者，其問題行為會越少，而解決問題能力越好者，其憂鬱程度會越低。

插入表 4-3 於此

三、模式檢定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了解：在控制性別與年齡之後，保護因子能否緩衝危險因子對少年內外化問題的解釋，因此以下的多元模式檢測遂針對憂鬱情緒、焦慮以及偏差行為分別進行階層多元迴歸模式檢定。所有的變項乃分成三組進入多元迴歸模式，第一組為控制變項，第二組則加入各危險與保護因子，最後再將各保護因子與各危險因子間所形成的交互作用放入模式中，所得分析結果呈現在表 4-4 至表 4-6，茲將重要發現分述於下。

(一)憂鬱情緒

由表 4-4 中的模式二可以發現，三個多元模式均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亦即在控制的情境下，除了性別與年齡，所有的危險因子，以及保護因子中的同儕支持對憂鬱情緒的解釋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而在所有的危險因子中，又以低自尊的解釋力最強。換言之，女性、年齡越大、自尊心越低、家庭衝突越大、所感受到的家庭壓力越大、與偏差同儕互動頻率越高，以及同儕支持越少之少年，則其憂鬱情緒越嚴重。由此可見，危險因子對憂鬱情緒的解釋力更甚於保護因子。模式三則除了檢視危險與保護因子的主要作用外，又加入以保護因子為緩衝概念的交互作用。結果發現，主要作用剩下低自尊與同儕支持，而在交互作用方面則發現，解決問題能力與其他成年人的支持對低自尊及家庭經濟壓力具有緩衝作用，而同儕支持則對家庭經濟壓力具有緩衝作用。

插入表 4-4 於此

(二)焦慮

由表 4-5 可以發現，三個多元模式均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除了年齡與性別外，所有的危險因子均對焦慮有正向的解釋力，而保護因子中則以解決問題能力與同儕支持對憂鬱的解釋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在加入交互作用後發現，只有解決問題能力對家庭衝突具有緩衝的作用，其餘保護因子對各危險因子並沒有緩衝作用。

插入表 4-5 於此

(三)外化偏差行為

在外化偏差行為方面，由表 4-6 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性別與年齡之後，所有的危險因

子與保護因子中的解決問題能力、家人支持，以及同儕支持對偏差行為的解釋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而在交互作用方面，則有他人支持對低自尊與家庭經濟壓力具有緩衝作用，而家庭支持則是對家庭衝突具有緩衝作用。

插入表 4-6 於此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由以上研究發現可以歸納出以下三點的重要結論：

(一) 內外化問題之共存特性

本研究結果與過去許多研究發現類似，即少年的內外化問題乃具有共存的特色，除了憂鬱與焦慮之高相關性外($r=0.65$)，外化的偏差行為也均與憂鬱情緒和焦慮具有正相關性，換言之，有偏差行為的少年，其內心亦有憂苦，其實任何的偏差行為都可能是適應困難下的產物。當個人遭遇困難，而自己又無法加以解決，或改變行為以因應外界的需要時，偏差行為便可能被用來藉以解除危機的一種手段。從心理衛生的角度來看，其行為的背後所要表達的是一種求助的訊息，希望能夠透過這些行為使其心聲得到回應(吳武典，1996)，這種求助的方法又最常為青少年所用。事實上，從一般人普遍忽略內化的心理異常問題，而較關注外化的偏差行為傾向來看，青少年如果想求得立即關注，一些惹人嫌的行為反而較能有效的達到目的。其實早在三十年前，我國便有研究發現，教師對於學生的偏差行為及學習困難較為敏感，認為這些是謂「問題行為」，但對於內化的情緒問題，如焦慮不安、適應困難等，則較不重視(徐澄清，1969)。而本研究結果正可提醒相關專業人員，在面對有偏差行為的少年時，也應同時了解其情緒狀況，以免只將重心放在行為的矯治上，卻忽略了同時困擾著這些少年的情緒問題。

(二) 危險與保護因子對內外化問題的解釋力

雖然憂鬱、焦慮與偏差行為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但由多元模式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在控制了性別與年齡後，雖然所有的危險因子對均可解釋少年的內化與外化問題，但在解釋力的強度上卻出現差異性。在憂鬱與焦慮方面，解釋力最強的危險因子均為低自尊，即在控制其他變項的影響下，自尊越低者，其憂鬱及焦慮的情況越嚴重。而在外化偏差行為方面，則以與有偏差行為之同儕互動的程度最具解釋力，換言之，與偏差同儕互動的程度越高者，其偏差行為也越多。而在保護因子方面，在控制的情境下，其他成年人的支持對憂鬱、焦慮及偏差行為的解釋力均為達統計上的顯著，而同儕的支持則對三者的解釋力都是最強的，即同儕支持越強者，其內外化問題就越不嚴重。

(三) 保護因子的緩衝作用

在加入交互作用之後，在憂鬱方面，只剩下危險因子中的低自尊與保護因子中的同儕支持具有主要作用，而解決問題能力、同儕支持與其他成年人的支持則具有緩衝效果，解決問題能力與其他成年人的支持能緩衝低自尊的負面影響，而解決問題能力與同儕支持則能緩衝家庭經濟壓力的負面影響。在焦慮方面，保護因子同樣沒有存在著顯著的主要作用，

危險因子的主要作用則只剩下低自尊，在交互作用方面，只有解決問題能力對家庭衝突具有緩衝作用，即解決問題能力較好的少年，其家庭衝突對其焦慮的負面影響會較小。在偏差行為方面，保護因子的主要作用均不復存在，而危險因子也只剩下與偏差同儕的互動程度具有主要作用，然他人支持與家庭支持則具有緩衝的效果，他人支持對低自尊與感受到的家庭壓力具有緩衝效果，而家庭支持則對家庭衝突具有緩衝的效果。除了沒有任何保護因子對偏差同儕互動具有顯著的緩衝效果外，部分保護因子對於危險因子的確具有一定程度的緩衝作用。

二、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重要發現，茲提出下列兩點建議：

(一)重視少年之內外化問題共存的本質

呈如本研究一開始所言，我國在看待少年問題的時候，往往著重於外化偏差行為的矯治，以少年的外在行為來判定或標籤一個孩子，因此很自然地便忽略了他們的內在需求與內心憂苦。國外看待少年問題的時候，多從心理衛生(mental health)的角度出發，強調內外化問題的共存性，並要求實務工作者在面對有偏差行為的孩子時，應同時運用簡單的篩選工作來評估其情緒與心理狀態，目的便是在避免外在的表徵讓我們忽略了少年多元的需求。在體認少年內外化問題共存的特性後，我們更需要的是將此認知應用於實務工作上，以期有效協助少年解決問題，並增進其身心健康與整體福祉。

(二)降低危險因子的影響並強化保護因子的功能

由於危險因子對內外化問題的仍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因此實務界一向採行之移除危險因子的作法仍值得肯定。然而大多數實務工作者都會發現，危險因子的存在往往與環境因素有關，如少年的家庭、學校與所處的社區環境，因此改變危險因子的工作往往耗費時日，且成效不彰。但因保護因子具有緩衝的作用，因此在無法排除危險因子的情況下，如何強化少年生活中的保護因子，讓這些保護因子能降低危險因子的負面影響，乃是相當值得嘗試的處遇策略。

參考文獻

- 內政部統計處 (1999)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台閩地區少年身心狀況調查報告。台北：內政部統計處編印。
-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1997) 在生命的泥沼中成長，台北市：善牧基金會。
- 行政院衛生署 (2001)。中華民國八十九年衛生統計，五，生命統計。台北市：行政院衛生署。
- 何文慶 (2001) 青少年常見的心理困擾—焦慮，*師友*，407，9-12。
- 吳武典 (1996) 青少年問題與對策。台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胡幼慧 (1990) 性別、角色與憂鬱。*婦女兩性學刊*，2，1-18。
- 徐澄清 (1969) 心理衛生工作從學校做起。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 高美英、吳齊殷、呂碧鴻 (1998) 不當教養青少年的憂鬱向度與問題行為。*中華民國家庭醫學雜誌*，8 (1)，11-21。
- 許春金、周文勇、蔡田木 (1996) 男性與女性少年偏差行為成因差異之實證研究。*犯罪學期刊*，12，1-14。
- 陳杏容 (2001) 給他們一個 Easy 環境：青少年因應壓力行為之探討-憂鬱情緒與偏差行為。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陳淑惠 (1999) 青少年變調之歌—簡介常見的青少年精神與心理疾病，*輔導與測驗*，153，3183-3187。
- 曾美智、李宇宙、李明濱 (1999) 憂鬱症與焦慮症之共患現象，*台灣精神醫學*，13 (2)，37-47。
- 簡春安、鄒平儀 (1998) 社會工作研究法，台北：巨流圖書出版公司。
- Achenbach, T. M. (1982).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New York: Wiley.
- Achenbach, T. M., & Edelbrock, C. S. (1978).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ld psychopathology: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empirical effor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5, 1275-1301.
- Barber, B. K., Olsen, J. E., & Shagle, S. C. (1994).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youth internalized and externalized behaviors. *Child development*, 65, 1120-1136.
- Bender, D. & Losel, F. (1997). Protective and risk effects of peer relations and social support on antisocial behaviour in adolescents from multi-problem milieu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 661-678.
- Burt, M. R., Resnick, G., & Novick, E. R. (1998). *Building supportive communities for at-risk adolescents: It takes more than servic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Campbell, S. B. (1995). Behavior problems in preschool children: A review of recent

- research.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36*, 113-149.
- Cicchetti, D., & Toth, S. L. (1988).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disorders. In D. Cicchetti & S. L. Toth (Eds.),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expressions of dysfunction: Vol. 2. Rochester symposium on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pp. 1-19).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Coie, J. D., Watt, N. R., West, S. G., Hawkins, J. D., Asarnow, J. R., Markman, H. J., Ramey, S. L., Shure, M. B., & Long, B. (1993). The science of preven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some directions for a 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 1013-1022.
- Coster, S. D. (200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violation and depression: An interactionist analysis. *Criminology*, *39*(4), 799-836.
- Dekovic, M. (1999).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blem behavior during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8*(6), 667-685.
- Fitzpatrick, K. M. (1997). Fighting among American youth: A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approach.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8*, 131-148.
- Formoso, D., Gonzales, N. A., & Aiken, L. S. (2000). Family conflict and children's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tective factor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8*(2), 175-199.
- Fraser, M. W., Richman, J. M., & Galinsky, M. J. (1999). Risk, protection, and resilience: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 Work Research*, *23*(3), 131-143.
- Grant, K. E., O'Koon, J. H., Davis, T. H., Roache, N. A., Poindexter, L. M., Armstrong, M. L., Minden, J. A., & McIntosh, J. M. (2000). Protective factors affecting low-income urban African American youth exposed to stress.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20*(4), 388-417.
- Howard, D. E. (1996). Searching for resilience among African-American youth exposed to community violence: Theoretical issue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18*, 254-262.
- Jessor, R., Van Den Bos, J., Vanderryn, J., Costa, F. M., & Turbin, M. S. (1997). Protective factors in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Moderator effects and developmental change. In G. A., Marlatt & G. R. Van Den Bos (Eds.), *Addictive behaviors: Readings on etiology,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pp. 239-264).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Jonson-Reid, M. (2001). Severe emotional disturbance and violent offending among incarcerated adolescents. *Social Work Research*, *25*(4), 213-222.

- Kann, R. T., & Hanna, F. J. (2000). Disruptive behavior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How do girls differ from boy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8*, 267-274.
- Kriby, L. D., & Fraser, M. W. (1997). Risk and resilience in childhood. In M. W. Fraser (Ed.), *Risk and resilience in childhood: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pp. 10-33). Washington, DC: NASW Press.
- Loeber, R., Farrington, D. P., Stouthamer-Loeber, M., & Van Kammen, W. B. (1998).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Explanatory factors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Masten, A., Best, K. M., & Garmezy, N. (1990). Resilience and development: Contributions from the study of children who overcome adversity.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 425-444.
- Newcomb, M. D., & Felix-Ortiz, M. (1992). Multiple protective and risk factors for drug use and abuse: Cross-sectional and prospective finding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 280-296.
- Pollard, J. A., Hawkins, J. D., & Arthur, M. W. (1999). Risk and protection: Are both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diverse behavioral outcomes in adolescence? *Social Work Research, 23*(3), 145-158.
- Robins, L. N. (1979). Follow-up studies. In H. C. Quay & J. S. Werry (Eds.), *Psychopathological disorders of childhood*. New York: Wiley.
- Rounds, K. A. (1997). Preventing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among adolescents. In M. W. Fraser (Ed.), *Risk and resilience in childhood: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pp. 171-194). Washington, DC: NASW Press.
- Rudolph, K. D., & Clark, A. G. (2001). Conceptions of relationships in children with depressive and aggressive symptoms: Social-cognitive distortion or reality?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9*(1), 41-56.
- Rutter, M. (1987). Psychosocial resilience and protective mechanism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7*, 316-331.
- Rutter, M. (2000). Psychosocial adversity: Risk, resilience, and recovery. In J. M. Richman & M. W. Fraser (Eds.), *The context of youth violence: Resilience, risk, and protection* (pp. 25-47). Westport, CT: Greenwood.
- Rutter, M., Dunn, J., Plomin, R., Simonoff, E., Pickles, A., Maughan, B., Ormel, J., Meyer, J., Eaves, L. (1997). Integrating nature and nurture: Implications of person-environment cor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s for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9*, 335-364.
- Sachs-Ericsson, N., & Ciarlo, J. A. (2000). Gender, social roles, and mental health:

- An epidemiological perspective. *Sex Roles*, 43(9/10), 605-628.
- Saleebey, D. (1997). Introduction: Power in the people. In D. Saleebey (Ed.)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pp. 1-20). New York: Longman.
- Sameroff, A., Bartko, W. T., Baldwin, A., Baldwin, C., & Seifer, R. (1999). Family and social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 competence. In M. Lewis & C. Feiring (Eds.), *Families, risk, and competence* (pp. 161-185).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Sameroff, A., Seifer, R., Barocas, R., Zax, M. & Greenspan, S. (1987). Intelligence quotient scores of 4-year old children: Social-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s. *Pediatrics*, 79, 343-350.
- Steinhausen, H. & Metzke, C. W. (2001). Risk, compensatory, vulnerability, and protective factors influencing mental health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0(3), 259-280.
- Stewart, M., Reid, G., & Mangham, C. (1998). Fostering children's resilience. *Journal of Pediatric Nursing*, 12(1), 21-31.
- Werner, E. E., & Smith, R. S. (1992). *Overcoming the odds: High risk children from birth to adulthoo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erner, E. E., & Smith, R. S. (1998). *Vulnerable but invincible: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resilient children and youth*. New York: Adams, Bannister, and Cox.
- Williams, J. H., Ayers, C. D., & Arthur, M. W. (1997).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linquency and conduct disorder. In M. W. Fraser (Ed.), *Risk and resilience in childhood: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pp. 140-170). Washington, DC: NASW Press.
- Wolin, S., & Wolin, S. (1995). Resilience among youth growing up in substance abusing families. *Ped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42, 415-429.

附表

表 4-3：憂鬱情緒、焦慮及偏差行為與各自變項間之相關矩陣

變項名稱	憂鬱情緒	焦慮	偏差行為	低自尊心	父母衝突	家庭經濟壓力	偏差同儕	解決問題能力	同儕支持	家庭支持	社會支持
內外化問題											
憂鬱情緒	--										
焦慮	0.65***	--									
偏差行為	0.46***	0.50***	--								
危險因子											
低自尊心	0.54***	0.36***	0.24***	--							
父母衝突	0.33***	0.30***	0.27***	0.17***	--						
家庭經濟壓力	0.36***	0.29***	0.24***	0.23***	0.33***	--					
偏差同儕	0.24***	0.26***	0.46***	0.07**	0.18***	0.14***	--				
保護因子											
解決問題能力	-0.14***	0.04	-0.05	-0.25***	-0.06*	-0.10***	-0.02	--			
同儕支持	-0.46***	-0.26***	-0.19***	-0.33***	-0.20***	-0.27***	-0.07**	0.36***	--		
家庭支持	-0.32***	-0.16***	-0.22***	-0.32***	-0.36***	-0.25***	-0.11***	0.35***	0.28***	--	
社會支持	-0.21***	-0.08**	-0.11***	-0.24***	-0.13***	-0.10***	-0.05*	0.33***	0.31***	0.42***	--

*p < 0.05, ** p < 0.01, ***p<0.001

表 4-4: 危險及保護因子與憂鬱情緒之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自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B	SE	B	SE	B	SE
性別	-1.91***	.44	-1.91***	.35	-1.89***	.35
年齡	.80***	.12	.34***	.09	.32***	.09
危險因子						
低自尊			.80***	.04	.73***	.21
家庭衝突			.15***	.03	.15	.13
家庭經濟壓力			.12***	.02	.02	.10
與偏差同儕互動			.11***	.01	.08	.07
保護因子						
解決問題能力			-.02	.02	.06	.09
家人支持			-.02	.01	-.01	.04
同儕支持			-.44***	.03	-.44***	.12
其他成年人支持			-.01	.01	.03	.05
交互作用						
低自尊 X 解決問題能力					.01*	.006
低自尊 X 其他人支持					-.01*	.003
經濟壓力 X 解決問題能力					-.01**	.003
經濟壓力 X 同儕支持					.01**	.003
模式顯著性						
	F=29.24***		F=146.01***		F=57.64***	
	R ² =0.036		R ² =0.487		R ² =0.496	
	N=1549		N=1549		N=1549	

註 1: B 為未標準化迴歸數值

註 2: 表格中只保留有達統計上顯著之交互作用

*p < 0.05, ** p < 0.01, ***p < 0.001

表 4-5: 危險及保護因子與焦慮之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自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B	SE	B	SE	B	SE
性別	-4.18***	.57	-4.19***	.51	-4.18***	.52
年齡	.49**	.16	-.05	.14	-.05	.14
危險因子						
低自尊			.70***	.06	.85**	.31
家庭衝突			.24***	.04	.20	.19
家庭經濟壓力			.16***	.03	.20	.15
與偏差同儕互動			.20***	.02	.13	.11
保護因子						
解決問題能力			-.01	.04	.01	.14
家人支持			.03	.02	.03	.06
同儕支持			-.31***	.05	-.05	.18
其他成年人支持			-.01	.02	-.00	.07
交互作用						
家庭衝突 X 解決問題能力					.01*	.005
模式顯著性						
	F=31.00***		F=68.03***		F=26.79***	
	R ² =0.039		R ² =0.307		R ² =0.314	
	N=1549		N=1549		N=1549	

註 1: B 為未標準化迴歸數值

註 2: 表格中只保留有達統計上顯著之交互作用

*p < 0.05, ** p < 0.01, ***p < 0.001

表 4-6: 危險及保護因子與偏差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自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B	SE	B	SE	B	SE
性別	.88*	.42	.02	.38	-.01	.38
年齡	.32**	.12	-.21*	.10	-.21*	.10
危險因子						
低自尊			.26***	.05	.31	.23
家庭衝突			.12***	.03	.21	.14
家庭經濟壓力			.08***	.02	.05	.11
與偏差同儕互動			.26***	.02	.28***	.08
保護因子						
解決問題能力			-.04	.03	-.12	.10
家人支持			-.03**	.01	-.05	.04
同儕支持			-.12**	.04	-.16	.13
其他成年人支持			.00	.01	.05	.05
交互作用						
低自尊 X 他人支持					-.007*	.003
家庭衝突 X 家庭支持					.003*	.001
經濟壓力 X 他人支持					.004*	.002
模式顯著性	F=6.28**		F=61.50***		F=24.63***	
	R ² =0.008		R ² =0.286		R ² =0.296	
	N=1549		N=1549		N=1549	

註 1: B 為未標準化迴歸數值

註 2: 表格中只保留有達統計上顯著之交互作用

*p < 0.05, ** p < 0.01, ***p < 0.001

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完全依照計畫書中所列之理論架構進行研究。在研究期程的前半段的，研究者致力於增閱一些更新的文獻資料，並因數個變項採用標準化量表，故花費不少時間取得原作者合法的授權。下半年的最大挑戰在聯繫潛在的受訪學生，因研究母體為全台國中、高職學生，且須考量研究時程並配合各學校的學期活動時間，因此本研究在籌備完後，即於下學期一開學時便進行抽樣工作，然後逐一聯繫在第一輪中被隨機抽中的學校。在此次聯繫過程中，有些學校因為課程進度較趕、時間安排困難等理由而拒絕接受問卷調查，有一所學校則表示，因為覺得本研究對學校沒有實際助益而拒絕，有一所學校則是因為剛好遇上四月底「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流行期，以考量學生健康安全為由而拒絕，結果第一輪抽樣結果共計七所學校拒絕參與，爾後在第二輪的抽樣中就順利取得另外七所學校同意。

在時間與地點安排上，研究主持人則完全配合受訪學校安排，依照排定時間前往進行調查，並在期限內完成資料蒐集工作。因本研究採取邊蒐集資料，邊進行編碼的工作，結果發現有不少的遺漏值，且多屬隨機遺漏的本質，雖然本研究原先只計畫抽 2000 名學生，後在經費與時間許可的情況下，又隨機多抽六所學校(國中高職各三，共計多發出 412 份問卷)，以求增加有效樣本數。本研究主持人對此研究工作的進行可謂不遺餘力。

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有部分學校相當希望研究主持人能與之分享研究結果，研究主持人也同意會將研究成果報告提供給這些學校，以供他們在協助學生時參考之用。除了本研究的實務價值受到學校老師認同外，本研究者已著手撰寫相關論文，預計半年內投交中英文學術期刊。